

# 《智族GQ》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智族GQ》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内容概要

智族GQ》杂志由中国著名出版机构和康泰纳仕集团（Condé Nast）版权合作出版，2009年十月创刊。《智族GQ》的目标是成为一个视野开阔，趣味深厚，聚集消费精华，体现流行精髓，关注现代社会男性心理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和理念的高品质杂志品牌。

你衣着讲究，但不拘泥于正装；

你热爱交际，身边总有一大群男女朋友；

你对国际流行潮流非常敏感，热衷于追逐一切新奇、高端、前沿的物品；

你经济收入虽还没达到人生的最高段位，但消费能力却提前抵达峰值。

你喜欢泡吧，喜欢各种有趣的话题，

政治经济，文化娱乐，八卦消费，什么都知道点，都能说上两句。

你对权力没有太大兴趣，但热衷于阶级划分，并努力跻身于高尚阶层。

你的生活态度认真却没有那么严肃，善变和混杂，充满攻击性和游戏感；

你谈吐幽默风趣，为人出事方式灵活。

喜欢美食，健身，旅游，喜欢数码，新的科技产品和设计。

你喜欢女人却对各种性关系拥有宽阔的包容心和理解力。

.....

你就是我们的读者

1、本文来源：智族GQ 编辑/撰文：困困 视觉编辑：赵小萌 摄影：戴牟雨他是中国畅销文学的金牌推手，操控着噙声作响的出版王国，制造了“千万作家”与“亿元女生”，将个人创作转化为流水线下的产品。走过从网络写手到商人的路，他成功洗去了浮华，带领更多作家奋力跳入文学名利场，他们不再充当人类灵魂的书记员，而是亲自上阵，出演了一出时代情景剧。妥帖是一门艺术路金波个头不高，身材纤瘦，身上没有一丝咄咄逼人之感，可是在有40多人的“万榕书业”办公室里，一眼就能看见他——从门口望过去，一群衣着随意的文艺范儿编辑躲在电脑后面苦读书稿，路金波坐在尽头，穿深蓝色西装，打了一条蓝白相间的领带，神情肃穆，腰板笔直，整整比其他人高出半截，宛如一道风景线。他说，每天穿西装打领带已经十多年，“穿上西装，又是一条好汉！”写过《盗墓笔记》的南派三叔正在等待路金波给予指点——那是个脸浑圆的嘻哈大男孩，曾经因为写《盗墓笔记》患了忧郁症，不过据说这书的影视剧版权已经卖给好莱坞派拉蒙，如果投拍，他将作为2010年作家富豪榜首富，超过郑渊洁和郭敬明。在路金波授意下，南派三叔接下了电影《刺陵》的剧本改编小说权，马上就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路金波面授机宜：骂一骂电影《刺陵》不仅无损于改编小说的声誉，反而是个新闻点。南派三叔点头领会。他有一点儿拘谨。新闻发布会还请到周杰伦，粉丝已经早早攻占会场，南派三叔打趣：“没事儿，我是去打酱油的。”司机把宝马车开上高架桥，往外滩18号赶。在西装外面，路金波又套了一件深蓝色BUBERRY风衣，金色的铜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其实很多上海人，都以为我是个电视节目主持人。”2009年，路金波担任了上海本地电视台三档节目的嘉宾：一个财经类，一个娱乐节目，还有一个在教育台。有四回，交警把路金波的车子拦下，又悄悄说：嘿，我认得你，你是那个主持人，你走吧。之所以受电视台青睐，除了形象上佳、台风稳健，亦能口出语录，还因为他身份的“综合性”。“我被贴上的标签是‘出版人’，这意味着，我既是文化人，又是商人。”路金波既想表现出他的通俗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又不想过分自大：“上海这个地方地域文化太发达，就算请一些全国性的明星，比如……易中天，影响力也不一定有我大。”他停顿了一下，觉得这个例子不大妥当：“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当天要录制财经节目《猜猜谁来一起吃午餐》，是个真人秀，几位初创业的年轻人为了拉到风险投资拼命推销自己，接受成功大佬的教诲与点评。与那些日理万机、时间表稍有差池就焦躁不堪、仿佛金山在身后轰然倒塌的大佬不同，即使节目延时了，路金波也不急恼，他神色平缓，步幅不大，见到男的用力与之握手，见到女的就保持礼貌距离微笑，不论男女，他都散发出“嘿，我的朋友，你好吗？”的亲切感。同样担任点评嘉宾的还有唐骏。主持人赞美过唐总超凡绝伦的发型后，说：“下面请最英俊的男嘉宾路金波谈谈他的看法。”唐骏立即抗议：“我，以及另外几个男嘉宾都不同意，观众朋友们也不同意！”路金波打圆场：“没错儿唐总，如果由观众投票，您一定是最英俊男嘉宾，因为唐总是白领精英女青年之友嘛。”其实唐总并不知道，在座有一位古典美女选手，就是长发披肩、穿自制亚麻汉服的那位，私下里给路金波递过一封情书，毛笔写就，大意为：如果我要嫁人，就嫁路金波这样的人。晚餐时，南派三叔与电视台女编导也入席。路金波解释了两次为什么选在一间不怎么风雅甚至有点俗气的河南馆子：“这是我们河南同学会聚餐地，每回都吃掉1万零300，1万块是茅台酒，300是饭钱。”他几乎带着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激之情吃着一碗羊肉泡面，女编导在一旁对他实施赞美。路金波有些得意，不禁回忆起他花名还叫“李寻欢”的当年。作为网络四大杀手之一，他在年末岁初之际，用虚拟采访的方式调侃了余秋雨，揶揄了贾平凹，一个论坛帖子，被四大门户网站推上首页，连王朔看了都频频点头，多年之后余华仍连连称赞。当然了，俱往矣，网络泡沫将一切荣光席卷而去，现在，得女编导者得话语权，得女编导者得天下！这是一顿文人味儿大过商人味儿的晚餐——先谈趣闻逸事、擦边儿段子，之后才进入忆往昔峥嵘岁月、展未来宏图伟愿的阶段。商人聚餐，谈话顺序往往相反。哄着，路金波的形象渐渐高大起来：他与政治保持距离，既不参与也不反对；他对商业保有热情，既有进取的财富观，也追求闲适文雅。他的趣味既不是太高韬以至于造作，也不会太平庸以至于恶俗，既文化又商业，既清高又亲切。他是个投机主义绅士，也是个掌握了本时代诀窍的上时代遗老。哎呀，路总，您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沉思了一会儿：“妥帖是一门艺术。”成功洗去浮华2002年，路金波兜里揣着5000块钱，到北京首都体育馆旁边一家宠物店见韩寒。他打算出版韩寒的小说改编漫画，授权费5000。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见。当时韩寒已辍学在家两年，出版过《三重门》等，时常被出版社隐瞒版税与印数困扰，可他又狡猾地表现出坚毅的样子，一个年轻人，最关心的怎么会是钱？而是速度、女人，或者就是狗嘛。他抱着狗从宠物店出来，瘦小腴腆，旁边停一辆三菱改装车，大概因为早听过“李寻欢”花名，并不生疏，说：“来，上车

，我给你秀秀我的车技。”“李寻欢”这个名号确实余威犹存。1999-2002年，路金波以此混迹网络，与之齐名的宁财神回忆，“李寻欢”的小说心思细腻、文字纯情，深受早期网络文艺女青年青睐，如果说日后为什么会喜欢上青春文学，此时已露端倪。虽然有些江湖习气，流传着“三驾马车”、“四大杀手”派系，可当时网络仍有精英味道。“我上网的时候，杰出的、有思想的青年才上互联网，现在都是愤青、暴徒、性压抑者、打工族……一部分跟党走，一部分跟野蛮走，毫无见识。”路金波说。其中的三驾马车“李寻欢”、“宁财神”和“安妮宝贝”被笼络一处，成立风靡一时的文学网站“榕树下”，蔚为一代网络文艺青年圣土。办公室分了三个区域：安妮宝贝率领一千文艺女青年占据了最阴暗的角落，每天缩在里面讨论创作，时至今日，人们仍记得她那异乎寻常的忧郁、她的敏感细腻，以及饱受委屈后的那款迷人风度，她的柔弱就是她的力量，“榕树下”无人不敬她一分。宁财神给办公室鼓捣来一颗假榕树，按上假鸟，没事儿拿一弹弓打鸟。如今宁财神以《武林外传》编剧留世，他结了婚，少了顽皮，专职做编剧，年薪百万。坐在上海140多平的复式宅子里，他一边磕瓜子一边说：“我只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才会再想到写小说，如同一面镜子，能把人照醒；郭敬明、饶雪漫这些，他们所谓的小说，也就是些剧本，有规矩和套路，本质上跟当编剧没什么两样。”路金波在“榕树下”的办公区域最亮堂，他已经开始穿西装打领带，腰板笔直，如同一个真正的生意人。他有大局观，会审时度势，懂得谈判的艺术，“有序而无趣”。2002年，网络泡沫中，“榕树下”解散，一部分股权卖给贝塔斯曼，成立“贝榕书业”（万榕书业前身），放弃网络，主要经营线下出版。“三驾马车”中只有路金波留下来，他意图寻找线下的“三驾马车”，取代曾经横行网络的三位，他们是：韩寒、安妮宝贝、王朔。与韩寒第二次见，就许诺给他200万。“贝榕书业”签下《一座城池》，首印80万册，首付100万元。韩寒应下的当天，路金波觉得不塌实，夜里10点又把韩寒叫到办公室，当场签字，立即给钱。当时“贝榕书业”融资也不过400万，路金波嘴上强硬，脸上还是有些为难。韩寒说，你先付我80万也行。另一边立即松一口气。“其实，一直以来，我也蛮穷的……”不久，韩寒含蓄地表达了谢意。随后几年，讨论理财成为他们之间常有的话题。因为《光荣日》、《他的国》等12本书，路金波4年内共付给韩寒约1700万元人民币，可就在2009年下半年某一天，韩寒开着跑车前来谈合作，嚷嚷着又没钱了——卡里只剩150块钱，打算全取出来，提款机还不能取50的。路金波这样解释韩寒4年花掉1000多万的高超本领：“他买套房，给他爸妈买套房，他妈妈买张床也要17万；5、6个女友一人一张信用卡；今天买辆跑车，半个月后不喜欢了，折价卖掉……”人们总是猜测路金波与韩寒的关系：或许深刻，或许肤浅；路仿佛是韩不愿露面时留在人间的发言人，又在绯闻四起时放出许多烟雾弹；他们是哥们儿，可连接他们的仿佛仅仅是钱。2009年年末，流传路金波与韩寒“分手”传言——韩寒把新创杂志和新书运营权交给“盛大文学”。路金波说，我们从没“在一起”，“万榕书业”是韩寒的出版商，并非他的幕后推手，垄断了他4年，如今不过是将10%的版权出让给其他出版商。“如果说我是韩寒的经纪人，那是看低我；说我是他的人生导师，那是看高我。我跟韩寒是两个独立平等的个体，一个生意人，一个思想家，我们互为益友，打打麻将、踢踢足球、捏捏脚。如果说有什么指点，我年长他几岁，会告诉他要懂得理财，要挑个温顺、体贴、会持家的正牌女友……”与王朔的关系更为简单。“我就是在王朔比较寂寞的时候，跑得比较勤，当了十几回小学生，听王老师讲讲文坛往事、黄帝内经、宇宙起源……”次数多了，王老师感觉不拿出点儿存货来，仿佛对不起他。2007年，路金波以一字3美元稿酬签下久没露面的王朔，出版《我的千岁寒》，号称共付稿酬375万元；随后出版王朔的《致女儿书》和11卷《王朔文集》。连带200万元签下老友安妮宝贝的《莲花》——她闭门创作，离群索居，唯一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是，看合同极为仔细，连修带该要花上三天，这又凭添了她越神经质便越神秘的魅力。至此，路金波的出版王国完成第一次扩张。没有一个艺术家不愿意得到大笔金钱进行创作，除非拒绝它有更的乐趣。他们带给路金波的回报也是超凡的，这个出版王国草具雏形便星光璀璨，他已经宛如国王，有大权在握之感。“我用五年时间以‘李寻欢’混世，所得太多。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水平远远比我的知名度要差多了。我也觉得很羞愧，凭我这样的作品，或者说凭我这样的写作的潜力，如果老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到三十岁怎么办？很尴尬。于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老老实实当一个生意人，逐渐把自负、把‘小我’隐藏起来，变成一个更无情、冷酷、客观的人。”走过从网络写手到文学金牌推手的路，此刻他最得意洋洋，也最脆弱。他说：“我想我还是成功地洗去了浮华。”“书模”与“流水线”一下雨，南京郊外的浦口区就变成一片沼泽。被“流放”的南京审计学院学生却迎来拨云见日的一天——“千万作家”饶雪漫莅临校园演讲。同行的，还有两位“书模”。连校礼仪队都出动了，她们穿着红色的套装在门口夹道欢迎，“书模”李苏阳与刘欣先行抵达，人群一阵抽搐，女生纷纷尖叫，男生分外眼红。李苏阳是那种值得主演偶像剧的阳光



男孩，刘欣宛如翻版李宇春，他们经受过演艺训练，懂得面带微笑目不斜视，以一种明日之星风范快速穿过尖叫的人群。所谓“书模”，“图书模特”的简称。将小说拍成短片，由书模主演，随书发行。李苏阳主演了饶雪漫新小说《秘果》短片，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一个90后富二代（李苏阳扮演）爱上他80后女老师，女老师却只爱另一位80后文艺男青年，这种纠结的关系，深深伤害了一个默默爱着90后富二代的90后阳光小美女……全片不到4分钟。“主片什么时候发行？没有主片，只有‘预告片’，”饶雪漫颇为得意：“我们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饶雪漫14岁开始写小说，曾在《少年文艺》担任过韩寒的编辑，出版小说50多本，总销量达1000万册。她主攻青春文学，尤喜爱以伤痛为主题；又提出“图书娱乐化”，小说配以主题歌、短片同步发行，成立“雪漫文化传播公司”，担任CEO。她在2009年“作家富豪榜”排第六，年收入约600万元。这已经是个37岁的母亲，留童花头，穿花羽绒服，时常流露天真神色，“要好的朋友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她没来由哈哈大笑起来，又解释：“我笑点一直这样低。”饶雪漫的讲座主题是——推广阅读。她讲了大约20分钟阅读的功用——使人懂得人情世故，改善人际关系，帮助找到好工作。她公司的一位有能力的女孩，因为不常阅读而缺少团队精神，被她开除。之后的40分钟由李苏阳表演魔术，刘欣献歌。台下有400多位女生，零星男生，伴随众人被星光所折服的剧烈心跳，不时传来某个女生“太帅了！”的惊呼。饶雪漫站在舞台一侧，面带笑意，浑身散发母性光辉。2009年夏末，路金波在北京鼓楼一家咖啡馆露台，颠覆了“小鸡文学”的西洋定义——以《欲望都市》、《购物狂》系列为代表，目标读者群为都市大龄女性的英文畅销文学。在中国，在路金波眼里，“小鸡文学”的目标读者群为校园女生，代表人物正是他旗下的饶雪漫与郭妮。“郭妮纯粹就是十四岁粉红色的梦想，完全跟生活逻辑没关系的幻想，大团圆结局，因为十三、四岁没有谈过恋爱，她们的世界是粉红色的；饶雪漫写给十七岁比较成熟的女生看，她们懂得青春的疼痛，知道生活的真谛，是被人甩过的丑女孩。”饶雪漫和郭妮是继“三驾马车”之后，路金波签下的“流水线作家”，以弥补大牌如王朔，思想性与写作功力不能复制；审慎如安妮宝贝，因为定位的原因，不能量产的缺憾。他已经仰仗知名作家支撑起品牌，又意图依靠流水线作家带来更大收益。“郭妮和她的团队来见我时，穿得跟F4似的。”2006年，路金波签下了在湖南为另一位作家当枪手的郭妮团队一行五人。他为她们量身定制了创作方向——粉色梦幻，并打制了创作“流水线”——一本书可拆卸为3大情节、12个小故事，任何故事可任意替换；分三道工序进行：一组进行主题讨论，编写约1000字的故事梗概；之后将更改交由郭妮演绎成10万字的小说；三是由绘图组制作插图、便签等图书衍生产品。过程中，郭妮可以由“王妮”、“张妮”替换。郭妮先后出版了小说20多本，共销售约600万册。两年后，“流水线”创作饱受诟病，路金波又公开承认此为炒作，损害了郭妮的创作声誉，将那些梦幻小说每一个字的荣誉都交还给郭妮。自始至终，这个女孩没有任何回应。“郭妮是由我亲手打造的作家，幸运的是，她不像春树那么叛逆，她乖巧、听话。”饶雪漫与韩寒则是路金波的“王牌”，他说：“我希望饶雪漫走商业化的路线，韩寒就去竖牌坊做知识分子。他们俩绝不是女生版、男生版的划分，而是一个经济一个政治。”“我出道20多年，非常清楚我的经营模式。是我自己塑造了我，不是路金波塑造了我。”车子堵在南京长江大桥上，饶雪漫结束了一个大演讲，赶往下一个大学。刚刚的那场，并不典型，过去10年，饶雪漫走访了数十个三线城市，“越是偏远，比如甘肃戈壁滩上的小县城，就有越多我的读者，夜里10点，上千人聚集在广场上，等着我去签售。”饶雪漫的讲述总是不停被电话打断，来自经销商，600本书签售一空，赶紧再调运一批。“我们在我的个人形象上，一直没能达成一致。路金波嫌我不够国际化，不要老去甘肃，要去一去巴黎。可我知道我的读者在哪里，他们都是草根；我也明白自己不是明星作家，我不如韩寒长得好看，不像郭敬明把名牌都贴到网上，”她提起身边一个LV手提袋：“我也用好东西，但是我不必塑造自身形象。我塑造那些漂亮的‘书模’。”家是饶雪漫最接近“作家”的地方，位于江苏镇江的一栋别墅，里面有间屋子，摆满了亦舒、席慕容、陈丹燕，还有很多齐秦卡带。她现在只有10%的时间呆在家里写作，“从来不构成思，边写边聊天，每天1万多字。”另外90%象这样在路上，她更熟练地谈论这种颠簸，谈论这门生意：“路金波只出了我两本书《离歌1》、《离歌2》，他守信用，不隐瞒印量，但是发行做得不够好，卖得不够多。如果让你选，很有名但没有钱，还是没有钱但有名？我选钱。”车子抵达了南京邮电大学，又有一群年轻的朋友在迎接饶雪漫和她的“书模”。人群开始了新一轮抽搐……喻声作响的出版王国“万榕书业”的选题会采用扑克牌投票法：红色表示通过，黑色表示反对，方块表示弃权。2/3通过率，方能决定出版一本书。有编辑提议一本写珍妃的历史小说，可既非“穿越文”，也少了《明朝那些事儿》的考证功力，不通过；为了迎合《暮光之城》系列，是否可以出版一本狼人小说？路金波朗读了第一段翻译，抱怨文字干巴，“翻译，不信没关系，一定要雅”；燕垒生的科幻总可以通过吧

，但是这一部究竟是“最下流的燕垒生”或者“最认真的燕垒生”，总要找到一个点……一位文艺女青年的小说几乎让路金波从桌子旁站起来。“出版过6部小说，翻译过十几部作品，依然默默无闻，可以预见，我们再出版她会是什么结果，”他顺势开始了关于畅销文学流行趋势的演讲：“未来的文学市场，只有四种可能流行：一种是卖文字的，韩寒、安妮宝贝或者郭敬明，他们的文字特别好，写什么都能卖；一种卖故事，就是所谓‘类型文学’，青春文学、穿越文、官场小说，与作者无关，可以复制；一种是卖经验，像小宝、石康、慕容雪村，他们老了，活出些道理来，卖卖经验；还有一种是卖时髦，比如帕慕克、川端康成，满足知识虚荣分子的好奇心。2000年左右，城市文艺女青年懂两句外语，去星巴克喝两杯咖啡，还代表先进的生活方式，现在网络提供了更鲜活的资讯，她们那一套没有任何阶级优势，对城市白领读者形不成俯瞰式的辐射。”在大牌作家占据塔尖，流水线作家谋取利益之后，金字塔塔底是一片未知的宝藏，藏着几个韩寒也说不定呢。有谁在这样的选题会上脱颖而出之后篡取了荣誉与金钱的桂冠？暂时并没有。他们大都默默无闻，或者还在成名的路上艰辛跋涉，他们处于出版王国的利益下游，又共同成就了“万榕书业每年出版新书200万册”这样的规模。如果说这个出版王国中，大牌作家是品牌，流水线作家是拳头产品，他们则是量化产品——成本不高，利润稳定，出个一万两万册，以保证出版王国正常运转，之后被存放在“万榕书业”的已出版藏柜中，再鲜有人问津。比如说，就像那本粉色封面小开本小说《偿爱》，作者署名：姜银。那是个小有媚态、丰润温郁的姑娘，尤其想到她年纪轻轻，就去过很多地狱，经历了无数坎坷，又都幸存下来且完好无损，更是使人心生敬慕。她出生于江苏一个小城，读中专时爱好写作，毕业后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起初她想当个作家，出版了一本无人知晓的小说《寂寞烟花》，转而改行做歌手经纪人。2006年，她与网络歌手杨臣刚传出绯闻，又因为几笔经纪费用、一些口角或者就是过生日时是否送了适当的礼物这样的小事，二人撕破脸反目为仇，一时间八卦报纸争先报道，数月盘踞头条，小说《寂寞烟花》又被翻出来，竟发现绯闻与丑闻女主角还是个美女作家。新浪网迅速跟进，力邀姜银新浪开博，放些美艳照片日日力推，月点击量过百万，引无数有钱的朋友竟折腰。其中一位做物流的，自费30万为她出版写真集，库存积压了就自费买断，毫无怨言；还有一位做房地产的，屡次邀约奉上名贵礼物，向她求婚。2006年底，姜银的经纪人也做不下去了（她的知名度远超她经纪的歌手），索性被一家经纪公司签下当艺人，承诺要出唱片、演电影、发新书，将其塑造成全能综合美女作家。“我不爱唱歌，也不会演戏，我还是想当个作家，”姜银坐在北京东四环一间咖啡厅里，她神情像宠物一般无辜，说起往事来时常两眼放空，头轻微摆动。之后事情急转直下：经纪公司是个骗子，承诺的种种不能兑现，要解约，先交上1000万。姜银的住处天天都有讨债公司敲门，搬了两次家，手机又遭定位跟踪，在首都机场光天化日被人绑架，要求拿出银行卡说出密码。她前后付给经纪公司30万元，有倾家荡产之感，自杀的心虽没有，倒想过一咬牙嫁给那个并不喜欢品位不佳的房地产商罢了。姜银在遭勒索后不久，主动约见路金波。“他出了那么多书，手下有许多知名作家，我如果能跟他合作，起点也比较高。”可谓人生低谷，这个姑娘寄希望于路金波，多么欣慰，他知道她，除了应约出版小说，还提出建议几条：青春小说是市场需要，你主攻‘纯美’；中国还没有琼瑶式小说家，你就努力做琼瑶吧！可惜姜银误解了路金波旗下的“炒作式明星作家”，他们并非因炒作而成名，而是已经成名才被拿来炒作；她也误解了这个喻声作响的出版王国，只有寥寥几人才能盘踞金字塔的塔顶。她的小说《偿爱》首印2万册，版税8%，收入约3万元，比起动辄百万册，版税上千万的路氏手笔，差得实在有点远。“他说在2009年主推我，可除了拿了点版税，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姜银抱怨说：“在中国一年出一本书赚一点钱太难了。”这个姑娘对未来感到彷徨，比较确定的是，她还是要当作家，她也撤回了对路金波出版王国祈望的目光。她所能想到最可行的方法，是找个富二代嫁了，被人养着，继续写作。可是时不我待，她一笑，眼角已经有好几条鱼尾纹。有力量后才有道德，才有幻觉路金波1975年生于河南一个距离城市9公里的小镇，父亲是一个军工厂工人，母亲是农民，跟随父亲的工厂搬家到汉中，之后进入西北大学经济系。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也不蠢笨，可以说性格乖巧、品学兼优，默默地相信只需努力，一定可以有不同的境遇与生活。这种不急不恼未尝不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自负。他从没有过文学梦。如果说网络热潮使他开始、又放弃了“文学生涯”，几年的出版人生涯又使他重新考虑写写东西——“兄弟我要是复出写一爱情小说，绝对畅销。其他作家全灭，广大女读者，那是哭笑不得在掌握！”其实，他要写的是一个既非暴发户，也非流氓无产阶级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生于1970年代中，文革和改革开放后长成，受过高等教育，经过些生活的波折与平坦，随国家一同进步，又有着不低的政治、道德、文化追求，或者说，是新生态中国人的标准形象。这个小说可以看成快速版的《兄弟》。它将在剑桥写成，彼时路金波的女儿豆蔻年华，他也40多岁风华正茂，二人结伴在



剑桥念书……没等问他，这个小说究竟卖的是经验还是时髦？又属于哪一种“类型文学”？他已经转而说：“等我赚到2亿再写吧！”“等我赚足2000万，我再去为理想、为不朽、为生命最深处的冲动写作。”路金波签下的另一位作家石康，与之不谋而合。《奋斗》续集《奋斗乌托邦》由“万榕书业”出版，版税已付500万，外加品牌赞助，收入已经约达1000万元。五年前，石康仍被冠以“小说家”名号，每天都会去北京三里屯一家胡同深处的酒吧瞎混。七、八个老友，外带每天更新慕名而来的姑娘，他们有时候谈论文学，有时候谈论五禽戏或者新型抽水马桶，石康极为健谈，任何话题都能声情并茂。他的作品又是他最有力的调情工具，如果有女粉丝问，你那《晃悠悠》写的都是真事儿吗？他就用夸张的口气说：“是啊！”将姑娘逗得乱笑。他们好象都没有父母，没有比昨天的聚会更远的过去，而他们的将来也绝不会超过今天的欢乐与明天要写的幻想破灭的作品。“我活了42岁，至今只见过一个在名利面前收手的人，这个人还是我自己。”石康全盘否定了那曾经夜夜上演的理想主义盛宴，那时候太年少无知，过分自我，以为凭着一股写作欲念就能养家糊口，他不能再当每天做梦的17岁男孩，他要给父母买别墅，要让父母坐好车，“我再也不想开着我的捷达停在演员的宝马旁边谈《奋斗》了！”他已经买了奔驰，“冬天，两分钟就热了，父母坐进去多舒服，比捷达强多了！”他还在为别墅而奋斗。上海梅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EO石康非常忙：他要亲自去谈贴片广告、谈小说版税、谈剧本价钱、上电视节目、给房地产剪彩……，他可以算一笔帐：“小说和剧本三年挣出1000万，平均一年也就300多万，公司再赔150万……我挣得不多。”一日劳碌，凌晨时分他也要读读《赫索格》，可是索尔·贝娄感叹过：一个没有灵魂、只有欲望的世界等待生命的回归，等待你们这些作家像献上祭品一样献上你的作品。“算了吧，”石康说：“作家要淡泊名利，那也要先给他名利让他去淡泊。若有一个上帝存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只能这样上前祈祷：上帝，我是一名中国编剧，请给我名利，多些再多些，让我好去淡泊它。”路金波与石康志趣相仿，气质又迥然相异：一个不慌很忙，一个又慌又忙，以至于有时候路金波都看不过去：“石康太燥，我都忍不住劝他，先写完小说再想挣钱吧。”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时，德国《出版展望》杂志报道了“中国出版界的新生代领袖路金波”——在过去的一年里，路金波的出版公司万榕书业出版了200本新书，总销量达1000万册，销售额达到2亿码洋。路金波还是中国第一例以自然人身份和国有出版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比政府承认“民营书业”早了一年。他要承担起大公司的“责任感”：为二线城市的文学青年提供发财致富的机会，“制造百万年薪作家”；甚至影响一代人的思想：“我先假装跟大家保持距离，我身段低一点，做点小生意，你们随便干什么都行，我两边都处，等有了钱，把这些东西转化成一个系统。我跟腾讯合作，建一个公司的终端读者数据库，弄一百万个QQ号，省级管理，每个作家每个省建立粉丝团，因为我们一年卖到一千万本书，所以至少也会有两三百万个用户，我建立一百万个连续的QQ号。经常给他们发短信，通过互联网说，我们今天出了韩寒的书，明天出了李承鹏的书，最终我觉得这100万个11到29岁的人就习惯我们不断给他们提供有趣的事件和消遣，我就能比较多的影响他们。把他们变成韩寒那样理智的、正直的、有思想的青年。”这个视妥协为艺术的绅士，洗去浮华的前网络写手，在往精明商人一路狂奔的路途中，收获了很多，也丢掉了许多，但他始终保留了一点点纯真，这纯真放到他自己身上，就是仍记得要写一个完全不符合他所定义的畅销文学流行趋势的小说，延伸至出版王国，他仍有某种道德幻想。他既不同于暴发户，也有别于流氓无产阶级，他就是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他是他小说中要写的人物，他将其概括为“投机分子”：“没有人打得过这个大盘，大盘就是这个国家，所以我们一边随波逐流，一边寻找机会，逐渐使自己有力量。有力量之后才有道德，才有幻觉。”

2、之前主编说今年下半年GQ中国版会出刊，但我从7月份开始就一直忙，忙到忘记搜索关于GQ出刊的消息，直到昨天，终于想起这个事，百度后，竟然发现已经出刊了，10月14日的创刊号，哭啊~~~这一下子小半个月都过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买的到，创刊号啊，我也等了一年了啊。最想看的当然是主编的卷首，据说叫“日常生活的革命”，真好奇他会写些什么。记得他在《时尚先生》的第一篇文章“如此生生不息”，将刊名拆成“时尚”、“先”、“生”来解释，并引入了《道德经》中的思想。刚看到“智族”两个字，没什么感觉，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我喜欢主编的“日暮乡关何处是”那样的感觉。我想，如果拆开来看，“智”是态度，“族”是圈子吧。所谓的“三个代表”的男人，应该找准生活的态度和自己的圈子吧。巧的是，“智族”的谐音是“知足”，呵呵，不过我想这恐怕不是他们的本意，好多男人们一向是不愿知足的，他们从不停止拼搏进取之心。P.S.哎，没有评价的话就不能发表评论，但关键是我还没看到内容呢~~~~~看在主编的面子上，我觉得应该推荐一下，因为我觉得主编还是很可靠的。对于这本杂志，我是期待了一年了。

3、你衣着讲究，但不拘泥于正装；你热爱交际，身边总有一大群男女朋友；你对国际流行潮流非常敏感，热衷于追逐一切新奇、高端、前沿的物品；你经济收入虽还没达到人生的最高段位，但消费能力却提前抵达峰值。你喜欢泡吧，喜欢各种有趣的话题，政治经济，文化娱乐，八卦消费，什么都知道点，都能说上两句。你对权力没有太大兴趣，但热衷于阶级划分，并努力跻身于高尚阶层。你的生活态度认真却没有那么严肃，善变和混杂，充满攻击性和游戏感；你谈吐幽默风趣，为人出事方式灵活。喜欢美食，健身，旅游，喜欢数码，新的科技产品和设计。你喜欢女人却对各种性关系拥有宽阔的包容心和理解力。……你就是我们的读者——

——上面这段文字就出自于我花了20元买的那本叫《智族GQ》的杂志。当然在看这段文字之前，我还可了十几页的广告，有Armani、Gucci、prada等等，当然还有我不认识。目录也翻了几页，看到了上面这段话。唉，要是这段话印在封面上，我就不用花这20元钱了。当然我是被封面吸引的，在这个情色时代，能够不依靠肉来吸引眼球的，已经是一个另类了。——

——续1.卷首语之后，开始的一番炫耀，各路明星、名人祝贺，当然还GQ中国的外国表哥们齐上阵。这个算什么呢？其实到了现如今这种事情根本没啥，且不知，中国随便一份杂志都可以弄到明星写贺词的，逢年过节，那些明星还会上各个电视台去祝贺呢。真搞不到GQ用那么多页来展示干什么，列一张清单就得了。续2.在高中时，曾经和一个同学定下一个论点，大凡一个人开始经常回忆过去，那基本说明他已经老了。GQ中国的做法就让感觉这是一个老人，花了好几页介绍GQ的风光历史：“你看，有那么多名人上了我的封面，当红的男明星，几乎都出现过，连美国总统都有，且在奥巴马当选前一年，我们就拿他当封面人物，我们是多么得掌握时代啊！”真不知道GQ怎么好意思把这些搬出来，拿明星做封面，这不就是娱乐八卦杂志的常态么？看中国那本娱乐杂志不是以当前最热门人物为封面的？从这些，实在看不出GQ有什么深度！

4、朋友说专题是讲易购空间的，逼我买了一本。看完后的直觉是：如果这个专题编辑是男的，他一定是gay。。。。。。。。。。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就是觉得文风太妖，太细腻，太文艺。。。。不知大家的感觉如何。。

5、亲爱的：很想给你写封信，问问你最近过得好不好，顺便告我的近况与你知。却苦于没有时间，更或许是苦于没有那个“写封信”的想法，以及精力。所以这封信，我现在才开始给你写。每一次买到最新一期的《GQ》，我总是喜欢倒着看。也并不是完全倒着看，只是先浏览冯唐在《GQ》上的专栏文字，那一篇篇以书信格式写的文字。抑或是写给圣哲，抑或是写给亲人，抑或是写给读者，能收到他的信的人，不仅仅那些逝去的尊长，也有我们这些看杂志的人。昨天，在与同事交谈时，她欣喜地对我讲述《分手信》的情节。相爱的男子与女子之间，三两天就会给对方邮出信封完全装不下深情的一封长信，从不间断。该是由多深的爱与情，才可以选择如此的方式，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浓情蜜意，并交予一个信封，满载那份思念，邮给你？我们都快忘了，一封信该怎样写吧？！称呼前的尊称敬称该怎样表达，结尾该写下哪些格式性的字眼。我们都快忘了吧？已经忘了吧？在这个实时性的时代，我们用短讯、QQ、MSN等等交流方式，替换了书信这种最为传统的交流方式。从此，我们的思念就仅仅是“我想你”三个字，而不是用长长的一段话，去精心描述自己最美好而深刻的想念。手机也不再能存留下，你发给我的所有短讯，往往，我们删除掉短讯，在手机内存不足的时候。删除掉的，仅仅是一则短讯？只是一条短讯。这条短讯，成了如“一句话新闻”的一段文字。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不会缺少其中一点。却忽略了，我们没有了对于某件事的情绪表达。偶遇过几本跟书信有关的书籍。最近的一本，《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安德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2），是龙妈妈与安儿子的书信。这种发表在专栏上的文字，是往大里写，而非小我的倾诉。这是龙妈妈的魅力。我们也无需那种，“妈妈，我想你”的简单重复表述；我们也无需那种，“儿子，我爱你”的吟哦。我们的成长，不仅仅是“牵挂”两个字就可以表达尽致。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相互讨论，建造了我们一起成长的道路。《致永恒的恋人》（冯川、薛慧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6）是读高中的时候，在校门对面那家旧书店买到的书。那种上个世纪末的封面设计，已经不再能勾引起我们的第一好感，而吸引我们去选择一本书。那个年纪的我们，总怀着羡慕与憧憬的心态，去偷窥那无法直面的爱情。师长不允许，父母不答应，这就是我们小小年纪时，无法看到真正爱情的最大阻碍。《致永恒的恋人》一书中，收录的都是名人与名人之间，名人与亲人之间，友情、亲情的见证。诗意、深刻、生活化，这些，你都能在这一本书中看到。好吧，其实，我不但想给你写封信，写这封信的时候，也想让你去看看那么几本书。没有时间不是借口，没精力是因为你不在乎我。没有了笔墨纸砚，我们就重新打开网页，登录E-mail，把我们深深的爱恋，浅淡的思绪，浓密的思考，找那么一个最可亲近



、信任的人，认真倾诉，告与他知。想念你们的，邓晓宸2010.08

6、“叫魂”与钓鱼岛事件钓鱼岛事件似乎随气温的下降而有些冷却了，但余温犹在，仍能成为夺人眼球的热点。《智族GQ》杂志11月刊的卷首篇，是主编王锋的文章《叫魂》。王锋先生把美国学者孔飞力描述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场叫魂闹剧与前段时间的钓鱼岛事件相联，认为在中国民间出现的针对钓鱼岛事件的“抗日活动”也是一场荒谬和可笑的“叫魂”闹剧。这不由得令人深思。所谓的“叫魂”妖术闹剧，发生于1768年的开春至秋末，从大清国的江南发端，席卷半个中国。这种妖术据说能盗取他人的灵魂精气，被盗者立即死亡，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整个国家都笼罩在对“叫魂”的恐惧里。于是，朝廷发旨剿杀叫魂妖人，统治顶层发起，官员执行，民众参与，这场恐惧演变成另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各级官员忙于追缉各地的“妖人”，小民百姓出于私心自保，出卖同类，乘机打击报复宿敌，一时间，举国上下，沸反滔天。9个月过后，全国上下近万人为此入狱，无数小民丢命，众多官员乌纱帽不保，最后乾隆才发现，这是一场闹剧，大家都在活见鬼，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摄人魂魄的妖人，所有的妖案都是屈打成招的冤案，这场骚乱最后不了了之。这场闹剧的推动者与受害者都来自同一个阶层——普通民众。孔飞力认为：“叫魂恐慌显露了中国社会一个令人难过的现象，即民众之间相互敌意冤冤相报……漫长的中国社会里，权力对普通民众向来稀缺，一旦被统治阶级利用，他们便以叫魂为罪名恶意中伤他人，利用国家机器清算宿怨和牟取私利。”孔飞力发现社会进程中群体的可怕：盲目而难以控制的高昂情绪，集体无意识的狂热，被压抑的欲望灾难性释放，而且是以道德的名义。据此，王锋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最近的一起群体性义愤，应该是由钓鱼岛事件引发的爱国主义叫魂了。这场立足于爱国主义道德高地的群体运动，虽然影响力和持续时间非常有限，但确实让我们感受到盛世之中隐藏的戾气。就像200多年前的清剿叫魂犯一样，指称他人为卖国贼、汉奸、成了任何人政治正确的当然权力，砸车、祭旗、围攻，从街头到网络，歇斯底里的民间围剿，多少人情不自禁地参与其中。一个从来缺少权力意识滋养的族群，在一个被操控和放纵的瞬间，潜在的权力欲望被畸形释放，于是沉溺于权力的幻觉，自以为上街喊两句口号，微博上骂几声贼，就可以亲手裁决钓鱼岛的归属，自以为代表道德、激情和正义，丝毫不觉得这妖术的荒谬和可笑，到头也没有明白，自己不过是一枚棋子。”王锋先生所指的“由钓鱼岛事件引发的爱国主义叫魂”应该是指中国各地的民众举行的抗议“钓鱼岛国有化”的游行示威活动吧。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场活动中，出现了针对同胞的“砸车、围攻”等不良行为，将这些少数行为贴上“叫魂”闹剧标签，我无异议，的确是不可取且不可理解的荒谬行为。但相信王锋先生也能看到，这场爱国活动的主体方向并没有走偏：抗议“钓鱼岛国有化”及“抵制日货”。“抗议钓鱼岛国有化”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人都有责任保卫国家的领土，不管他处在什么阶层，不管是走在街上游行的普通老百姓，还是在各种场合表示抗议的官员，或者是军队的演练，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维护国家领土的决心与信心，王锋先生应该能同意吧。至于“抵制日货”，各种观点众说纷芸，但从民族感情来说，两个国家快要开战了，抵制一下对方的产品也是情理当中的，这并不是很难理解的行为，更与“叫魂”风马牛不相干。作为一个群体性义愤事件，抗议钓鱼岛国有化活动的目的很明确，是老百姓为了表达对日本将钓鱼岛收归国有的抗议及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作为中国公民的责任感。在活动中出现的少数极端暴力行为，的确是有人出于私利打击报复发泄“戾气”，但这并非主流民众参与活动的目的，我们在谴责和纠正这些行为的同时，不能把这次活动全盘否定，定性为一场类似于“叫魂”的闹剧。王锋先生的文笔有深度，视野也挺开阔的，只可惜他的逻辑推理有问题：将一场爱国主义运动定性为“叫魂”，理由竟然是这场运动中出现的部分负面行为，况且，这些行为已经得到国家的纠正。王锋先生还认为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到头也没有明白，自己不过是一枚棋子”，他把这些民众定义为被人利用，被谁利用呢，某些个人还是国家呢？王锋先生有这样的相法，我认为不光是逻辑推理能力欠缺，连思想意识都耐人寻味。我们完全据此可以联想，一旦中日开战了，中国士兵在前线保家卫国，普通百姓在街头抵制日货，而王锋先生则在一旁大喊“你们都是棋子”，当然，这仅是我的联想而已。觉得这位时尚主编言至政治便显小儿科，把自己从普通百姓阶层抽离出来显其“身阶优越”意识，“叫魂论”与“棋子论”更暴露出其内心的思想（不定性了），这些都会引起部分读者的反感吧，假设要扔砖的话，厚厚的GQ倒是挺合适的，只是可惜了里面的名器尤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